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塵諧

計二百四十四條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

着論○信孔子不言也吾言之孟子對謝許之曰

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託而譏

評萬世昧天下者實以天下富之也若此言豈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

於阿衡昧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
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
於姬旦妹離日亦春妹數轉心來雖所說而幾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行之乃
身其任以繼往開來非幾盡之士聖本無刻而贊
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
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
於漢唐詩卷之十一

文辭

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
於天子一無風而非天意之傾尚即之傾古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
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於於於會
晉人以名理為清談宋人以道學為清談其間事
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以辨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誦於
豪傑六以史記為甚則歸於歸墨盡風來變

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僅可稱乎

才子可制百才無文人只為文人肯對可辨乎
少年不以宋儒為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
學者專以宋儒為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機有可乘則鄰姬束緼以救婦

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鞆以下齊學為素藉其開章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於孤貧

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而寒園其對子
滿人身上無處而非天逆之則凶順之則吉

盈天地間隨在而皆鬼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又賦

文字內為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

官府中毀前任以阿諛後任頗宗術術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

之妄談

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田一分寧不憂子孫

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

不差

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事業由自己而致之又由自己而致之故療疾必始於庸醫而名醫繼之故收功甚易

選士必先於明者而盲者和之故知名不難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為君子之言理明

故也之書不長於亦備如新間又具論無味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之書不長於亦備如新間又具論無味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彈章

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

以公門為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牘無節以公門為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崖岸太

高以公門為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牘無節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廚之論辭味

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不辭自正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為厚利辭讓者藉以為

名高不歸之士已莫備之官盛則近諛師荆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

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睡去而神亦去縱有夢徵此心已不得自主

身盡而緣亦盡雖蒙果報來世又安能得知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

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

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子孟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尤勤囑付

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明黨之勢成

六逆漸生為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為前輩自失典刑

島不國和 文編卷之五 五
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効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

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

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

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若謂訾郎銅臭則張釋之爲廷尉之平

若謂任子乳腥則汲長孺係社稷之重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

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饑之謗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斂

冤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

父母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歌邪尖削之容有目以扶之間可以得富貴不可

以享富貴

碩大充盈之相有骨以主之旣可以享富貴又可

以保富貴之財有骨父之財可以富貴又下
容不必過美過美者福氣有限

相不可太陋太陋者心術可疑

官府之福相有關於地方

祖父之敦龐施及於孫子

世以不要錢為痴人故苞苴塞路

世以不諛人為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虐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

欺陵武官內官以及於宗藩亦竊不畏疆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

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

舉業文章書生雖以之發身不以之殉身何關職

業

方書藥物醫者雖借之活人實借之活命難寄死

生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

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癭自見光輝

剽襲之文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

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橐而傳子難承養志之歡

繼世以同居漸有閭牆之隙

聰明或可傳世故良工之子爲箕良冶之子爲裘

德性僅止其身故中也而養不中才也而養不才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剗刃於臂者意欲何求

凡業皆可以營生而爲人淘園者鼻忘其臭

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故虧盈而益謙

損不足補有餘人道也故弱肉而彊食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賊者除却

兩頭

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浮夸者別爲

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

隨俗習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

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溫筭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默傳其命脉耳食者

安知六經至子大矣而辭語故盡重深如昔制時

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為誚自餘亦以天直也好漢益而益兼

袞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

榮而宵寂之入西陣又必督其意可未

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樞故雖有敵國之富目

煖而心灰才如一以心如中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

借言事去國以希他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

忠難所臨即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不攻武將以射之

武人而耽翰墨即階閭帥不攻夷原以射之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

攢眉酸鼻起於惡寒

兩猛必有一傷傷則思訟不如夷氣以持之

兩辯必有一屈屈則思忿不如居默以待之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

婦人之怒其夫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陰謀者道家所忌故陳平自揣其不昌

昧心者天理難容故箕子必欲人斂福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

虜

叔孫之草綿葛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

君

人言背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讐

或謂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索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

與交

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

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

主守野好也十東風而孟子以王鼓楚齊梁之亂
孔子已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
交欲於而唯當其入無何用者然不當者亦無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

由求不聞聖訓終為季氏之具臣必不委者亦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

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筋回家則亂

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也音陽同

廉於始不廉於終老虎之敦蹲也武也音商節五

窮措大危人主祀祀人之憂天

草野人說朝廷傳海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也

刑誅或廢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靈

襖衫內挂數珠終非儒者氣象聖

書室中置算子亦是賈豎榮生成以轉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

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被姦犯
上古之醫以一藥治一病故奏効如神
後世之醫以一方治一病故揣摩難準

魑魅魍魎雖能作祟必人氣弱而其鬼方靈
星相醫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

考較徇情不如鬪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
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

取妾不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渾

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

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

名爲閣老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前世宿緣祇憑口語從彼妄誣

後來證果如入夢魂安知好惡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烈者猶有

丈夫之氣

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是真

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

趙孟之貴最號濃郁到淡方休

一瀉一補醫之經也補而不瀉四肢必有臃腫之

虞

一張一弛治之紀也弛而不張三綱必有淪斁之

弊

善為政者不令人怒怒而反之則災及其身

善為政者不令人喜喜而溢之則凶於而國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

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為人移

務博者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人主不可無明目達聰之資而明達太過則使下

材無所容

人主不可無蔽明塞聰之具而蔽塞已甚則使正

人無所用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

之矣何其隘也

以理學獨稱名臣者本朝之陋也若外佐命而小

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癢不關何以劑量人物

中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呶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見十金而色變者不可以治一邑

見百金而色變者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

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致仕官莫到縣裏去

老人家莫到衙裏去

蜂目豺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

深山大澤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

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衆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

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為過街之鼠

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為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

以財賄許人者小人之事

為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

智者之大觀

為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而不能當

老成之一誚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

嫉妬之念為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

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

先定句而後方湊景其詩亦齋山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

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

凡作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

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通而不預當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

自識其親母乎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幼出繼能

自辨其親兄乎

無我之說佛氏之緒餘也聖人之學必本於推己

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良知之說禪家之警教也聖人之學必始於見聞

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

以苦告人者貪饒之因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

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

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凡人饋遺以辭而來以受而去

凡人報施寧令常負毋令盡償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

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為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

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為尼

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藥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

學能助高明不能助凡近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

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

投拜門生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

度曲絕倫雖士人夷爲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

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

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富貴不隨萍；以其無逐鹿妄行之心

功名必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

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終

陳聘寫

朱

歸有園集卷之十一

身早見於世者人家之行徑

歸有園稿卷之十二

文編下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鏡戒 計二十七條

余解大宗伯歸至太倉王學士元馭稍為余不嫌
 於當事者曰安有大臣去國一疏即允者乎余
 曰此謨本意豫已授之當事者故擬 旨見遽
 耳王領之不復出一語蓋疑余解嘲之詞也昔
 晉謝奉免吏部尚書還東道遇謝安欲慰其失

官而奉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古今人風度相去遠矣

嘉靖己未江西舉人哀貞吉己中會試是時其世宗臨文多諱忌而禮部尚書爲哀鄉人恐其奏名時傷以上心乃囑哀改姓爲衷衷與哀字畫相肖也晉嵇康本姓溪以上世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銍有嵇山因改姓爲嵇嵇與溪聲音相近也此二事絕相類

晉王戎遭父喪義故致賻累數百萬戎悉不受史

家傳之以爲美談江陵公之歸葬其父四方來賻者亦累數百萬江陵亦未嘗受卽祭文俱却之車載騾駝而歸者絡繹於道此江陵人所共見者第其奪情之舉見鄙於士論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謂其乘喪贖貨耳時河南某崇府遣承奉趙某者來致奠賻江陵公子弟閉門而不納承奉老而慙因大詬其門曰汝家有幾閣老而敢抗親王耶卽於門外索火焚其所賣香楮而去

鄧攸避難棄已子而全弟子猶云弟沒而已存後
更生子未可知也至過江取妾誤得其甥輒自
哀恨終身不復畜妾余謂還其甥而重置妾於
理原無防礙而乃旣棄其子又自絕其生道不
知當是時亦嘗念及其父母否人云天道無知
使伯道無兒此豈由天乎江左地偏自來多索
隱行恠之士若阮光祿有車人欲葬母欲借而
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
何以車爲遂焚之此亦是好名不可以爲訓

父子之間大都聰明可傳而德性不可傳惟聰明
可傳故曰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
爲裘惟德性不可傳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若中之子必中才之子必才又何待於養
也劉太尉子真雅有志操後竟以二子黷貨免
官人或病其不能訓導太尉曰吾之行事是其
耳目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變耶此所謂
養之而不中不才如故者也况督責之笞罵之
乎若督責笞罵施於急功名者往往十中五六

矣何也投之以富貴之餌也烏得不上釣竿
離婚之事切不可輕舉卽古人七出之條惟淫最
甚耳蓋爲世存夫綱不得不如此爲訓也自淫
之外所隱忍者多矣晉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
應首過以問子敬子敬曰吾平生無他過惟憶
與邾家離婚耳蓋其時詔尚公王子敬第不能
如宋弘之毅然也尚以爲易箠之悔乃今人短
行稍不得意於其妻則誣以它事出之竟不知
其何心也曾憶一措大中年斷絃取一室女歸

纔十六七不數月忽嫌其體氣斥還母家而
娶再醮之婦極其狠潑措大嘗自言吾一歲處
館凡歸家十次被婦毆者九次其一次不毆者
爲其前夫女納聘也後卒乏嗣貧苦狼籍不可
言豈亦有冥報乎

晉裴楷歲請梁趙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
貧者人或譏其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傳亦稱其平生取予任心毀譽不顧
多此類今吳中士夫家有賓客滿堂衣之食之

津贈之無算者然往往居間有司以爲助此似
聞裴之風而興起者太倉王元美於貨不肯輕
贖於人第賓客有投謁貴勢者常代爲先容之
書求無不應元美名高故所向亦無不如意間
或拂之元美漫置之不省乃余性則頗慕任達
而特畏于人必不肯作書資士士以此不附余
嘗謂元美真有菩提心時時以慈航渡人而余
未免爲硜硜陋儒矣

人之廉濁自是天性非由矯得晉范宣家貧所居
茆茨不完豫章太守殷羨欲爲改室宣固辭又
嘗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旣遽減至
一匹終不受已彊之受一丈爲婦作幃真南巖
冢宰清與余舊寮特相善巖病末疾余欲遺盒
候之度其不受遲迴二月度終不可已以家畜
乾蔬餉之巖終有難色余乃遺書敍所以不欲
厚餉之故巖始免受二器此與范宣何異京師
傳言以大宗伯餽人乾蔬以冢宰見乾蔬之饋
俱迥出流品

陶士衡臨終上表深以石虎李雄未滅爲恨復願
遴選代人遵成志業而不舉何人可代亦稱深
識蓋脫不得人則負蓋棺之悔何時而已近江
陵疾篤上札問所欲言乃疏薦新昌等六人
江陵既歿上卽以所薦首二人宣麻爰立中
外始闕然以江陵賣主而後之言者悉以之爲
口實其疏之真僞余不得而知第其生前極慎
許可豈有一疏而薦至六人也且嘗對余言以
禮部之不振久矣而至新昌則復於衙門有染

意甚恨之豈有以其所恨者不欲使之作尚書
而翻薦之作輔臣乎卽臨終昏瞶不宜至此此
其爲門下人詭覘無疑也逮謄疏中書官周大
圭赴鞫亦云未見江陵之面第得於某人手授
者果符余見矣

犯夜之禁自昔有之王安期作東海郡捕及受書
遲歸者殷淵源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則使
左右取幘蓋其嚴如此余分察襄陽時城中多
被竊告者紛紛余曰豈有兵憲所駐而令盜縱

橫無忌乃爾耶因訪其故蓋爲宗人多挈諸生
夜飲必達曙始罷以是里門漫無鎖鑰而盜以
富家爲外府矣余乃下令約定更後發炮三聲
卽委巷俱閉有行者不問誰卽縛置冷舖明日
送治於是諸宗人相戒不敢犯夜始猶稱不便
其後行之一月鄉官劉侍御存義喜相賀曰使
君此法幸毋替十年襄郡可使富也蓋夜飲之
費不貲民間正苦宥子纏累耳

蘇武持節匈奴十九年始得歸國 朝廷以典屬

國優之至終其身不改其官蓋知其材止足以
辦此而武亦以其官自安蓋漢世用人之法如
是其嚴也嘉靖初年錄正德時諫南巡者惟醫
士高鏊以謫戍故得陞御醫其它第復其官而
已至隆慶登極後當事者始純尚虛名凡曾言
事者不問其才之當否與其人之稱否卽畀以
高貴之官如松江董某以嘗論劾嚴嵩 朝廷
方欲以大司成處之而居家以黷貨故殺人無
厭一夕爲羣盜所磔禍極慘酷名實之辨不可

不慎也去漢法遠矣

董侍郎之被磔也時江陵當國急盜之令甚嚴松江府官恐外盜殺之禍且及已乃縛其家人十二人置之極刑急成獄乘按院未至上之撫臺撫臺亦不復致審奏當至部時嚴尚書清覽其疏慘刻之甚卽欲朝廷批發行刑而詞中有侍女紫榴者因阻其夫人赴救亦以爲同謀當盜方磔人豈一婦人可救者耶此與佯僵棄酒事何異余在左堂始終不敢以其獄爲是而嚴

執之更堅余曰按院不在而撫臺徑可以行刑耶嚴始疑於法有礙不得已姑駁按院成獄逮田侍御至重複研審則前十二人已出六人而紫榴始得免死古者議獄緩死不信然哉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張子愛驢鳴此二事雖無礙於學問然皆孔子所不爲也若草以不除爲佳以驢之鳴必勝於他獸之鳴則二先生之迂僻亦甚矣豈其偶然應對人之辭乎乃國初儒者取而筆之性理之書不知於義何取也

貴常凌賤而賤亦能凌貴則滑吏奸胥是也長常狎少而少亦能狎長則美姝狡童是也智常給愚而愚亦能給智則星相風水之人是也

凡臉色之不可下者有三一曰勢人二曰名妓三曰說法宗師勢人下則威福易干名妓下則貨遺易盡宗師下則壇場易散

凡貧士之得入少年場者一曰技巧可以出眾器用資之二曰機辯可以辦事緩急賴之非是者其必酒量過人乎飲食之會不能廢之矣又外

此則白樂天有詩云不是倚官併託勢如何入得少年場

近世居官有三訣會客欲數寫書欲勤拜人欲早方稱達士居鄉有三訣言語必慎酒食必豐餽遺必實方謂善人

八珍雖美而入腹則不知其味九卿雖貴而還家則頓失其榮是故物來爲幻事過卽空奈何前美消矣而朵頤於後美者如故前榮失矣而求羨於餘榮者無窮

有故衣之鋪則綺繡滿街齊民之貧富莫辨有時
文之肆則剽襲成風秀才之高低不辨有道學
之壇場則家孔孟而戶程朱士大夫之賢否不
辨辨美而人即不以其和以辨其貴而末世士大夫其居位如龍喜為霖雨之滂沱怒為
冰雹之搏擊其居鄉如虎大可以吞牛羊小可
以蝕蚊蚋此以蝕蚊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萬世
論性之標準後來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始

與孔子若有間矣而宋儒遂突生義理氣稟二
性之說以曲護孟子性豈有二乎吾故曰宋儒
第知有孟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此之謂也易大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即天地之中無聲
無臭而已至繼之則為善猶繫於天而不著於
人若成之則為性矣成之云者猶言一成不變
之謂也而仁知百姓始紛然而不齊矣此與孔
子性相近之說最符合而義理氣質二性不知
安放在何處宋安放在何處

宋儒惟陳同父爲豪傑之士觀其與晦菴辯論以爲漢唐諸儒不當一筆塗倒使人俱習於腐爛無能之辭以盡費天下之實可謂朱子頂門一鍼矣而朱子之徒方極力攻之何其黨同伐異一至於此丘天下至南宋天子方屈膝虜庭爲臣子者正臥薪嘗膽之不暇而宴然日以正心誠意聚徒講論亦何救於國家敗軍殺將之耻蓋宋儒視言與事不相聯屬言而好聽可以博名高事而無實若於已無與者在孔子則無一言不實無一事推干聖學之晦非一日矣學者於此亦當猛省

堯張太監督備顯陵時清慎謙和絕無貂璫之習晚年歸老京師余在禮部以有舊識常過其家時張馮方敗余質其故張曰此二公如出一父母所生俱有力量俱有才幹當主少國疑之際二公內外夾持一時宮府肅然可稱極治之朝但二公俱有欲所以功名不終耳主上登極時纔年十歲切不可利動之而二公則

歸有園稿
卷之三
二百九十五
常進珍玩以悅其心所以開其嗜好之端者已
先不正而兩家後來俱遭籍沒馮至七十萬張
惟七萬耳十年當國止於七萬亦不爲多也
世宗爺入繼大統時佐張公公掌司禮監
一日欲觀內庫佐張曰爺欲觀內庫自有庫籍
可檢何必屑屑勞聖躬也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佐張得之矣惜乎二公見不到此故無恠乎自
掇奇禍也此堯張之言殊有深識遠慮何謂內
臣無人哉

丘司寇擬與余同年嘗雅欽其有志行自余爲襄
陽丘方爲都掌科見其嘗發湖廣方巡撫某五
兩之饋於朝方尋坐是敗官夫以五兩饋人
原非賣官鬻爵之資此不過庸俗人行事耳饋
而不受可也何必借此爲名高立之淺鄙亦大
槩可見矣聞其居鄉不敢受上司之禮而亦不
肯還錢糧有司惡其好名則以其所不受之禮
卽以之清官逋其索隱行恠之事每不足於士
論而江陵當國丘方在告必不肯起其官而後

來乘其敗覆之遂極慘烈丘之子亦嘗中進士
旋亦夭歿豈非天道好還之報乎而丘竟乏嗣
纔完江陵勘事而丘不起矣

漢書向子平婚嫁既畢謂其家人曰今日譬如我
死遂去遊五嶽不返矣夫五嶽之遊豈必待婚
嫁已畢而後償其志哉假令其有晚年子女之
累其債不得早完則五嶽之興將隨身而歿乎
非也向平之語見人生世間直至死日方閑故
設爲遊嶽之詞以悟終迷不復者耳不然獨夫
之力必不能辦遊岳之具而或謂向平爲仙者
流是以詞害意也

聖人之言言在事內無一不近裏着已宋儒之言
言在事外所以紛紛饒舌多落在空虛無用之
地

伊尹放太甲之文不見於書經其遷之於桐亦遵
古諒陰之制惟予不狎於不順一語爲後世放
君公案大都幼冲之主豈能事事循理尹有父
師之責不得以此切責之耳若孟子謂其顛

覆湯之典刑太甲未嘗一日居位湯之典刑何從而顛覆之也他日孟子答放太甲之問更不辯其事之有無而直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戰國尊臣卑君氣習然孟子猶居客卿之位故其言如此若天下一統豈容人臣爭坐講之禮而伊川曰吾以庶人見上當望以道自重不知道是何物君臣卽道也豈道是道而君臣非道耶

霍光廢昏立明此乃千古創見之事實知伊尹未曾放君也故問人曰古有此事否夫廢一君立一君在他人無此力量未免倉皇失措而霍光處之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非振古之豪傑乎而宋儒顧謂其不學無術此豈不學無術者所能辦也其後來陰妻邪謀亦人生意外業緣不可以此罪光也而麒麟之圖故在此又漢世之公論度越近世遠矣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天資醇樸器宇宏深博極群書能下上古今而口
 授弟子辯析疑義則取裁朱陸而學溯淵源事後
 母曲得其歡心而父安其孝處幼弟盡讓其私產
 而人以為難起居有常朝夕儼如泥塑步趨不苟
 威儀動是法程平生肯食一言鄉評視為著蔡到

老不親二色屋漏可對神明門生多至顯融不忘其教郡守遵爲更老嘗式其廬雖伎薄雕蟲文章或不足以眩世而神搖蠹素經術自能以淑人一代真儒宜俎豆於聖人之側三吳名德庶著存乎賢者之風屢舉鄉賢未蒙批示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切照本縣設居邊海地勢亢瘠本爲沙聚之區而縣中水利又無長川大河爲之宣洩惟貫縣治而東西者有練祁塘二條貫縣治而南北者有橫瀝

河二條股注於私港旁達於四鄉二十七都之間農人專倚之以爲灌溉彼因各港水道淺狹畜瀦不多兼之潮汐往來渾泥易淀日以分計月以寸計歲以尺計嘉靖以來疏浚不時年復一年寢成平陸旱無所辱澇無所洩民間種作悉皆待命於天以故十歲九荒道殣相屬即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即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時無怪乎荒蕪日積而錢糧無處措辦也近蒙本院俯念民艱時下督浚之令亦已嚴切有司奔走奉命躬荷

畚插之役非不勤苦顧河工其鉅財力浩繁欲索之於帑藏則積貯故虛徒責之餓殍則鞭笞難用以故率作之日僅能撩淺而一雨之後旋復壅淤心已至而事不成民徒勞而功不就此無他指空釜而乞糜知不能得之巧媳也失今不爲大破常格悉心區處恐將來四野嗷嗷必無兆豐之望而嘉定終爲虛邑矣矧夫吳中水利太湖居其上流而以大海爲歸虛之壑若海道不治而求湖水之不泛濫不可得也即如萬曆七八年間一驗之淫

潦彌旬而崑山以上俱成巨浸矣蓋下流之河已如岡而如阜而上流之田能不爲塹而爲谷乎故嘉定之水利不通其害不止於嘉定者譬之人身病伏於膏肓而神悴於面目療人者知其顯而不知其微迺徒治其標而不思治其本固未有能濟者也然則欲治全吳之水利者舍嘉定入海之道奚所用力哉伏望洞察利害之原深惟先後之務專委公正

云

云

嘉定縣申報水災狀

職宜舉鹽土員又第一

本年六月十一日據本縣鄉宦舉監生員及第一等都糧塘里老等呈稱本縣故稱沙瘠種植本難加以近年海道不通河流易淤自萬曆九十一年二等年連遭水患饑饉荐臻餓死逃亡幾不成邑幸蒙撫按奏議改折漕糧得免充軍之苦勉鋤荒穢舊歲稍收然殘喘雖延瘡痍未復止望今歲仰給秋成不意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初三日止大雨如注晝夜不休平地水高騰至數尺遂成巨浸蕩折無餘向年之營巢而處不火而食又見於今日矣迺天未厭禍雨猶不止况值潮汐之期水勢愈湧花稻嫩芽盡行滄沒兼之初十日夜颶風大作拔木揚波即有微露根芟衝飄如掃昏墊之烈未有甚於此時也哭天無路能不摧心爲此謹冒死上陳伏乞體念轉達破格蠲卹等因據此案照先於本月初三日准本縣知縣熊關稱五月內職奉文沿鄉丈荒回縣有在城保總稟稱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靈雨不止倒塌公解城垣沿鄉盡遭滄沒等情到縣已經備由通行申報

去後妄希雨久必有晴時儻自此雨止水收田苗
猶可翻種今據槩縣士民糧塘等役各另具告前
來及蒙本府信票行委踏勘被災田地隨經行委
本縣縣丞等官并本職分投踏勘問止聞道路哭
聲已失郊原谿徑蓋自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
三日則旣雨而復雨自六月初三日至十一日則
旣雨而復風天災流行比之萬曆九十等年委果
又加數倍本縣素稱高阜似不宜以水患爲虞但
太倉崑山以上有大川爲之洩瀉有重湖爲之潴
畜而又有圩岸爲之防禦故其災猶或可救唯嘉
定止靠大海爲之尾閘而連年海道淤塞潮汐不
通雖有細小支河所容有限滔天之水將何所之
雖旱陸坐見成滄萌芽又經風撥匪惟秋成無望
仍恐他變橫生即今廬舍飄飄槩縣竝無寧宇鏹
鋤委棄額糧何處征輸若不再懇臺恩先布德意
許以請蠲發賑少安人心則嘉定不知所終矣其
合下保留賢能縣丞趙任狀無映小人史如委下
近該本縣巡捕縣丞趙任蒙 鹽院戒飭瘡毒暴

發幾至垂危以此抱憤遂乞休致本縣已爲通詳
合于上司未蒙示下某等係無知小人安敢妄干
上人威福但念本官自到任至今未及二年語其
清脩之節則一僕自隨驗其敏練之才則百廢具
舉清衙役而快捕不敢害人詰盜賊而平民不受
扳累帶管河工則躬親野宿而不日報成董脩庾
舍則工費不繁而踰旬就緒據其一事一法無不
宜民宜人故口碑傳之道旁而賢聲徹於境外不
知近來何故頓生萋菲之言而上面豈知下情因
被拊揚之辱以致乞休無爲似難輸服人心若令
旌瘡如斯誰肯復爲廉吏某等聞之凡人冤抑則
呼天痛苦則呼父母今某衙門在上撫鎮一方民
之戴怙不啻如天如父母若使趙縣丞之冤不白
或准其休致而歸則豪傑解體而後來小官又何
所激勸也伏乞爲民留賢或將本官訪單發下查
究根因或延訪七邑士大夫如本官在縣曾染一
文曾傷一物則某等甘心伏鑕於臺下死無所悔
四州上戶部懇請改折漕糧狀

切照本府賦額固重所屬俱派漕糧緣各州縣地勢平行多種稻禾即以所產供其所輸公私兩便惟嘉定一縣三面瀕海高阜亢壻下注流沙貯水既難車戽尤梗雖存田額專種木綿澇則盡滄旱則全稿加以颶災時作十歲九荒小人之依全倚花布其織作之苦無間於晝夜暑祁至貿易之艱常任其低昂貴賤賦稅出納酸楚萬端如以米納糧則百姓既受糧長之抑勒每米一石而倍收二石之價者有之以糧出兌則糧長又受官軍之迫脅每漕糧百石而橫索五十石之贈者有之彼此歲見喧爭有司時被叅罰此無他米由市易則販夫難必其無弊糧從京運則濕碎烏得以無辭視之他縣自米自兌誰敢聲言故蘇屬之中未有掣肘如嘉定者也相沿二百年來猶可勉彊支持者則以生理可資而催徵之例尚有緩急也今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織作幾棄於地矣法禁加嚴而本折交併不待春熟矣兼之地方蕩析之禍無歲無之而本年橫罹海嘯則又有慘不忍聞者故九

年缺兌則借商民矣十年缺兌則那官帑矣今歲疫氣流行道殣相屬人烟蕭索東作不興假令缺兌更當以借商那帑爲長策乎若不懇恩通變大破常格一爲卹處比之孱夫肩重日遠日難今不爲之少釋其擔負其人必顛蹶死矣比奉 恩詔准所在改折漕糧之半以槩惠元元德意甚盛嘉定之積疲其徼惠宜莫有急焉者某等不敢妄覬減額乞將本縣漕糧查照改折事例奏請盡數徵銀解京永免撥兌自此逃移可復荒蕪漸墾民生

不至於日蹙矣

云

脩瀦水以光學宮狀

照得本縣儒學坐坎向離先年學前明堂故稱廣大時魁元遞發原不乏人後因嘉靖初年術士妄言南寺在前凌壓 文廟乃築土山爲之捍蔽俗師臆說已屬無謂即今寺基久廢而土山尚存邇年以來高科頓少解額間虛訪之堪輿家咸謂嘉定故土重之鄉而以土益土則臃腫爲患血脉豈能周流治城爲四水朝宗之處而水無所歸則盈

涸不常風氣何由翕聚矧南關水道雖來自巽方而土障目迷文明不顯科第之誦或由於此今欲澄濁求清則土山不可不少芟剔欲引流歸壑則山下曠土不可不盡爲疏去南關近直須塞其故道而稍徙於東別開一竇以納吳淞之水令其自東而西又折而北宛如游龍天矯經遶學門斯真稱巽方之水矣據其說似若杳茫而難信度其理亦有徵驗而匪誣顧士無所憑氣或艱於矜奮而事今有待念實切於飯依伏惟臺下方新俎豆之區餘工易辦大闡文明之化舊貫難仍第役百夫時復乘於農隙滿期一月望允愜乎士林儻朝天之駕將行匆匆何及恐度土之功未就悵悵何宗幸賜亟成不勝大願

戲移南荒檄

蓋聞商嬖頑童風愆示警晉矜男后史傳貽羞誰遣么麼偏淫措大姿非豔異難承剪袖之歡貌豈妖嬈彊獻倚門之笑廁中有鬼顧妄意於憐香海畔何人乃甘心於逐臭舍上駟而取中駟似因價

色之相當遜西施而就東施亦稱寒酸之作事詎
謂眉來眼去翻成宿世之冤姑爲海誓山盟竟入
迷魂之獄石門緊閉時時竊聽狐冰竹院潛過在
存畧沾露水駕言撒漫帕頭之帑藏都空逐日消
磨腹裏之查盤又至粧成紈袴袖奚取於銀紅打
破砂鍋面若驚而雪白試聽閨幃之垂涕可云樂
爾妻孥橫遭禍崇之臨身亦是慍於羣小烟花別
徑莫教錯認桃源荆棘旁蹊乍過即成茅塞突而
弁矣寧無慮其生鬚士之耽兮終必虞於敗興家
有悍婦主之福也尚嫌風力之輕柔人無弼士國
恒亡焉爭奈雷同而附和損者三友莫之敢膺罪
在一人其何能贖奚堪反目長虛枕簟衾稠所望
終身忍負糟糠荆布薄言往愬將何解於高堂儻
屬於垣必共譁於同室物不可以苟合衛靈嘗弛
愛於矯車事必顧其所終關羽特割情於按劍矧
孟明三敗焚舟之計未堅而趙氏屢盟完璧之期
有待瞿瞿良士以無已爲太康藹藹吉人肯有言
而不信特宣文告用戒色荒故檄

竺林院勸化家人語 有渴

示諭家人輩知悉吾托賴祖宗蔭庇叨享朝廷
祿位已四十餘年今日蒙恩賜骸骨以歸得優
游暮齡胷中一無掛礙感謝天地作成我做箇完
人我敢不自愛惜故還家以來足不入官府之門
口不談鄉里之事逡巡縮息動如處女非強自矯
飾蓋爲末路難於檢防晚福未易消受所以不得
不過爲貶損以延餘年耳近與東巷張宅共據願
力蓋造竺林院一所於西隱寺東偏隙地即吾與張

侍郎公往年讀書發身之處因追念齏鹽辛苦後
來兩家稍見樹立施及子孫與汝家人輩同享溫
飽之樂豈是偶然故此舉亦賴汝等銜恩圖報各
出貲財捻成勝果爲吾嘉自來所無之盛事其院
中樓閣一以棲佛一以貯經屬僧者守存我兩家
香火令汝輩朔望歲時一來瞻禮我豈惑於禪家
因果之說勸汝等妄求福利哉但曾見僧家有言
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若能做好人行好
事此便是因其後來報應雖若茫然無據而見生

時得除煩惱能遠刑憲此便是果是心是佛何嘗
相離願自今以後汝等各自洗心滌慮識悔前過
毋貽後艱吾且舉世間種種惡道業與汝等思議
一曰違禁取利夫放債本以濟人饑寒救人危急
何常是不好之事但照例取息不過三分則討者
既易還者不難若本多利多自能致富今人心太
狠自三分而上加至四分五分甚則有出門加一
者而又有雜用使費即借十兩止得七八兩到手
而後來欲其分分清楚自不能殼則不免拘鑠迫

脅強者多恃蠻不理而弱者便要賣男鬻女准折
田產一家掃蕩而無餘矣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
戒之二曰奢僭無度彼自公卿士庶下至厮賤人
等各有所分惟安分者無辱今不論等差止恃財
力房舍園圃服御飲食俱要透主一頭地不顧暴
殄天物方自以爲得計而背後被人點觸被人笑
罵儻遇強梁之主席捲而空之矣此惡道業也汝
等省之戒之三曰交易不明凡人以產業售人俱
非得已當其成交之始央親央眷只恐其不成既

成之後便爲敵國矣而受主又故爲抑勒故爲推
搪折色或毀舊帳或致短欠經年累月只不清楚
業價未足花利已收不肯推收過割致累彼替賠
錢糧使賣主無可奈何欲置之則不甘欲訟之又
無力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戒之四曰投靠太濫
凡家主做官或宦遊在外或深居不出雖有勢不
能自使而家人輩乃得狐假虎威暴橫鄉里外邊
有等無藉棍徒止兄得家人氣焰暗相投靠有領
其本錢營運者有爲之催租討債者恣意放潑動

稱我是某鄉官家人恐嚇鄉愚吸其骨髓而其鄉
官不惟不識其面且不知其姓名謂誰也自一輩
二輩以至三四輩轉展影射爲害無窮此惡道業
也汝等省之戒之五曰開攤賭場夫賭博爲官府
所禁彼庶民之家或動有顧忌惟勢家有等遊手
好閒家人明抗官法慣一私置密室窩引博徒哄
誘良家子弟朝夕嘯聚呼么喝陸專利拈頭使彼
一入陷穽急難脫身直至傾家蕩產而後已其父
兄妻子含忿積怨不敢聲言無門告訴此惡道業

也汝等省之戒之六曰扛幫詞訟嘉定海鄉人多負氣最要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然不有所倚附則不能自逞故勢家家人專事起滅日逐打聽縣前如兄弟相爭扛幫其弟則弟必勝兄叔姪相嚷扛幫其姪則姪必勝叔只須串熟衙門而從中坐得漁人之利或貪其酒食或收其貨賄我雖滿其所欲而彼既上釣吞吐不得終至狼籍傷風敗俗莫此爲甚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戒之凡此六項難謂汝等家家必有亦難謂汝等家家必無但有

改之無則加勉若能省能戒及早回頭則作善降之百祥極樂世界不在天堂之上一家結歡喜緣就是如不能省改只管望前而行則作惡降之百殃刁山劔海不在地獄之下明明國法就是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我原不會看經念佛亦稍有知解恐前身或是靈山會上人故權爲汝等說法幸諦聽之以無負我蓋造竺林院之意乃作偈曰
虛空無一物着物便有我識得本來無就是好
功果

時來心噴火時去湯澆雪有來便有去莫作世

間業無一沙青沙野亦非澗靜本來無物是

幸凡人俱有欲盡向世間討縱然討得來歡喜是

味煩惱前長短是靈山會上人好辭高古

美只因世界昏魑魅恣饕逞有時見天日避去無

踪影

遊是收不謝首如只曾望前而許限許惡物之百

之百無礙樂世界不許天堂之上一家語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終

歸有園稿卷之十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跋祝希哲真書卷

是卷為吾鄉祝希哲真書字畫若甚潦草而筆意

具存蓋開化方崇陵先生作縣崑山時與希哲善

希哲故苦食貧乃數以書干崇陵崇陵既聽其言

而存其書稿於家彙而成卷以傳子孫其後崇陵

子孫微弱是卷為同邑徐儀部文沔所得間以示

余余姑不論其書第請託一事貧士所不能免而今人狡僞百端或匿其真情而故爲大言以相欺書之副幅以防其人之發露用副幅蓋起於嘉靖中年所爲不及前輩遠矣希哲爲人真率此可見其一端也

跋沈啓南賀楊儀部致仕詩卷

是卷爲楊南峰儀部致仕還家而沈啓南先生作詩以賀之也南峯挂冠時年纔三十餘耳然嘗自題其詩曰縱然麟閣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以

三十餘人而輒稱老夫則其志可知也蓋南峯善病度終不久於世既抱憂生之嗟其視功名不啻鴻毛耳故決計去之也乃其後直年九十餘而終薄於富貴而厚於壽考自是其賦命則然其文章有廬陽客記絕類班孟堅其燈窓未藝間似韓昌黎多有可傳者他文不及也而後來諸俊却無南峯矣上海秦侍御少說以其家藏卷索題乃爲書

此

跋風節遐思卷

海上張侍御天放先生簪筆 宣廟時以言事謫
戍遼陽死而藁葬荒裔不得歸其鄉禍至慘烈矣
宜其生前當有薰膏之悔今所遺家書數語詞極
悽惋然不免有繼香續明之念若望其子若孫繩
繩於富貴者何也嗟乎忠臣愛君之心何窮之有
世世而致身焉則世世而圖報焉豈一不得志而
遂忘域中三大之義耶已藩參公果酬其願矣嗣
藩參公而興者固知其未艾也夫侍御公以忠諫
報其國而造物者以戩穀報其子孫語云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信夫懋寅文學其值之矣

跋牛車圖

是卷爲孔炎宗侯所藏牛車圖經海內名公題識
凡載籍中以牛用者善畫牛者證引畧盡然終不
得其故事暨其世代併所畫人姓名容曰得非禪
家三車之演乎余曰似矣乃三車者有鹿車羊車
匪直牛車也孔氏不有闕如之論乎第令先王遺
玩子孫能寶之若天球河圖然久而勿失斯孔炎
不匱之孝也畫之工拙久近姑置之矣

跋陳倅卷

是卷爲吾家塾師慈谿陳君藏其先世有爲潤州倅者能以未艾之年乞身歸養此與一疏之解組李密之陳情何異而當時之士大夫猶知爲高蹈事各以詩咏歌之今世以仕爲通即雞肋猶愈矧倅一雄郡而能無故灑然去之者乎即有之鮮不鄙其迂且拙矣矧咏歌之乎乃知富貴之酣秦人未季尤甚以其所求乎世者無窮也吾滋有感矣爲書數語於卷端歸之

跋王叔楚畫卷

吾友王叔楚於繪事無所不學而尤精於草蟲以其性坦洞求之易得故叔楚生時其畫不甚爲人珍重今歿已幾二十年矣偶傳片紙往往比於兼金所謂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者非耶乃其子用賢頗能世其業庶箕裘不墜而亦竟以天死即有兼金無可受之者然則饑寒爲真境而功名等幻想矣一伎之微已逼神惡而世之欲求多於天者何如也時梅雨初霽枯坐海曙樓中展潘

文學仁卿所藏王氏父子畫卷不覺悽然有山陽之感而因歎時無叔楚云

跋宋仲溫書絕句卷

國初書學最重風骨故弘德以前學士大夫咸軒二宋而頗輕子昂歷嘉隆而後吳人特工妍媚於是推轂子昂而二宋稍稍退舍矣顧二家書似未可偏廢也是卷為仲溫所書絕句其筆法遒勁風度飄逸絕不見其安排點綴之迹詎直稱雲間書派已哉孔炎知寶藏之已濟其蔽而造其域矣乃

余之論詩文亦然

觀音像贊

耳目之用各有其官凡觀非音凡音非觀六塵紛擾萬感齊攢總持以心耳目何干何謂觀音究竟無端人言菩薩耳根成道能觀其音諸福畢效有意求福便非佛教上天下天三千大千慧而照之無一有焉音之莫聞觀何所賴妙明之機在人天

外

水月觀音像贊

水在地中月在天中兩物相映何名爲空月印水
流萬緣消歇於時菩薩莊嚴整潔不知水月來照
菩薩不知菩薩去照水月原無觸發安有起滅開
大光明三界朗澈

無礙 蔣封君像贊

種學績行以德則良脩髯高顙以貌則揚胡爲乎
淹逢衣以沒齒而鵬繡之都麗龍綉之輝煌必有
待於嗣人之踔奮而始驗乎天道報施之常傳云
豐下者必有後挹公之遺像知蔣氏之發祥所以
一世再世趾美錫光而復始於秦宦侍郎者將繩
繩蟄蟄於無疆

秦少說侍御小像贊

當公之進也驄馬繡衣卓乎 天朝之羽儀而其
退也釣鮮茹芝寧與世而相遺爲龍爲夔今時何
時迺令公日燕坐於茂林之下而終老於東海之
湄豈貴我佚我固造物者之所以成其私而人莫
之知也欲望公之眉宇者其將髣髴於斯

潘仁卿像贊

放言若癡而事無不知詭行若迷而動無可疑日用飲食常周旋於火宅之內而行住坐臥能不廢乎阿彌是以面白如粉而少書生之氣顱黑如漆而爲諸長老之所師豈古逸民之流亞而有類於太史公之所稱滑稽者與

婁子柔像贊

面不脂而膚理自融目不醉而暈氣長紅謂其爲儒而三車之演已直悟乎真空謂其爲禪而五車之富又日積於厥躬質之無有而叩之不窮希夷

自然豈有得於老氏之冲故能出入於水濡火爇之際而以時因應杳乎莫知其所宗

又潘仁卿像贊

凡今之世人各有行或醉或醒或濁或清謂君爲儒葷酒不聞謂君爲釋髭髮猶存豈混其身於清濁醉醒之際而馳其神於竺林妙喜之庭不然胡有時而昭昭又有時而冥冥此可以觀君之所得宜盡去其忘助而克利於永貞庶幾哉遺世以獨立而爲牛爲馬一任乎時俗人之所稱

立而弇州公像贊

有序

弇州公自少與余同舉於鄉最稱莫逆已而游登仕版結駟中朝公方雄於詩酒掉臂騷壇一時俊異率翩翩然多附公以博名高而余以怯於飲復拙於修詞遂不能追隨公後而春明一別萍泊東西自是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與公承晤語之日少矣見謂形迹稍疎而人或疑余持議若有貳於公者於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之知矣寧復於楮穎間較同異哉當靖曆之

際公嘗以悲憤觸隅以高明罹垢一夫側目萬口鑠金方是之時公之交游幾遍天下而能爲公昭晰隱情剖明大義使公心事一旦皎然暴白於世此何人哉余既不能盡告於公而公亦無由盡知之也迨乎伏波之藁葬旣收而嵇侍中之官再起始繼組鄖中已誤承引重比懸車林下更大展平生信宿往來綢繆繾綣談禪論藝妙契如函則四十餘年兄弟之好久而始信之也於是有東林之約有洛社之盟爲時幾何

而公已捐賓客矣瀕終解榻相對悠悠屬續之
言淒然在耳令後死者能無停杵之慟絕絃之
感哉敬承遺命勉綴蕪詞用畢久要宣諸冥漠
云耳贊曰

藹乎其容溫而栗也能含圭璧之章洞乎其中瑩
以澈也如呈日月之光志行籍於魯人疑以狂而
爲徇菁華掇於諸子殆質老而文莊世之望公者
類景星慶雲之難覩而挹公者似羣飲於江河而
各足奚翅千頃之汪汪當其痛哭於孤臣并命之

時已折姦雄於未死迨哀號於天閭再闢之日卒
噓幽谷以向春陽故不知公者謂公第疲神於藝
苑樂志於醉鄉若無關於末俗之名教而知公者
謂公精忠擬於請劍純孝薄乎飛霜所以扶九法
而植三綱者豈雕蟲之徒麴蘖之士可以比翼而
翱翔若其績述一空乎千古碑版普照於遐荒此
猶哲人之細事而曷足以窺公之大方覩公遺像
珮玉冠裳豈公本來之面目而遡公之所以死而
不亡者真常故在其將逍遙於玉皇香案之旁

任隱君像贊

有序

任隱君者歛人也而賈於吳其訾故無當於上賈而平生輕財好施隨其所至功德無量而性尤嗜佛余往年嘗過槎溪之南翔寺其寺有梁時故殿製極宏敞以歷歲滋久幾瀕於廢乃今奕然改觀擬於再造問之寺僧則咸歸隱君之願力比引入殿後則爲隱君所建藏經閣其費總之爲金者幾盈二千云先是隱君以好施之過頗傾其資斧其後經營數年復完其故而息

更倍之焉其脩因證果若無待於來世者由是而知佛道之未盡誣也寺僧某德隱君甚將藏其畫像以識不忘而丐余爲之贊贊曰
其念如如其貌頎頎瑩其皙而飄其鬚隆其準而豐其頤凝然而端居何其襟之曠而神之怡若無所於思老無所於爲而天倪一動則有求必應有積必施而處處在在安往而不獲其福利之所滋豈其善根固有夙植而中之沃者其外必腴故心口口一稟於西方聖人之慈悲

是時適有吾邑攘鐘之事又爲之贊曰

大雄之鐘懸鼓高空萬室臨之人氣翕鍾彼昏不知視如在公徒取諸彼以畀學宮百夫蟻集相率來攻將解其紐驅之而東頭陀束手惟命之共突如來如赫矣千童護而持之莫當其鋒偃架毀索人無不從其來無端其去無蹤胡天胡帝爲雷爲龍何物憑之杳爾冥蒙吾聞佛道能作神通神通廣大響應無窮斯爲左驗亦罕其逢莊嚴顯相隱君之功

秋水生小傳

秋水生名可順字本之故崑山趙氏子以其大父嘗爲荊州校官而納生之姊於故遼王後宮充才人有寵趙氏因留荊州不去逮大父死生髮鬢髮覆額矣頗伶俜無依會崑山周水部權稅荊州見生姿容都麗而性復柔婉意甚憐之廼撫之爲假子遂冒其姓携之歸崑山又携之北上而長安諸貴人凡目逆生者無不豔異之幾於擲果則時時載酒肴爲水部壽而水部亦爲吹竽彈箏以娛客

客意爭屬生廼生侍水部之側日無旁睨即竟席而生終不可狎近以其端雅不羣人人稱之爲秋水生云而閩人鄭郎者爲人故猖狂亡賴亦日款水部之門陰有所覬覦而門者峻謝之郎怒門者曰此豈平康里於法不得闌入者耶大詈而去都下盛傳以爲笑有私於水部者曰計事迫矣君母以愛生嗔合蚤自爲計水部不得已遣生附載其鄉人王文學車復還於崑山而諸貴人從風雪中祖生於郊亭俱黯黯有不樂之色第私恨鄭郎而不知有人爲之決策也故贈生詩有鄭人問周鼎王生歸趙璧語明年水部果謫官武岡而留生於家令習章句家人詫曰彼假子耳烏用章句爲也便當作官人耶格不與習而生乃更習楷書頗得歐柳二家戈法於是浮湛周氏者又十年而水部捐館舍矣其家即屏生於外舍而是時生年未四十貌已駸駸作龍鍾態他日長安貴人遇生鹿城市中不識其爲二十年前趙秋水也有識之者亦輒反眼而過之所謂薊門之血軟而呼之者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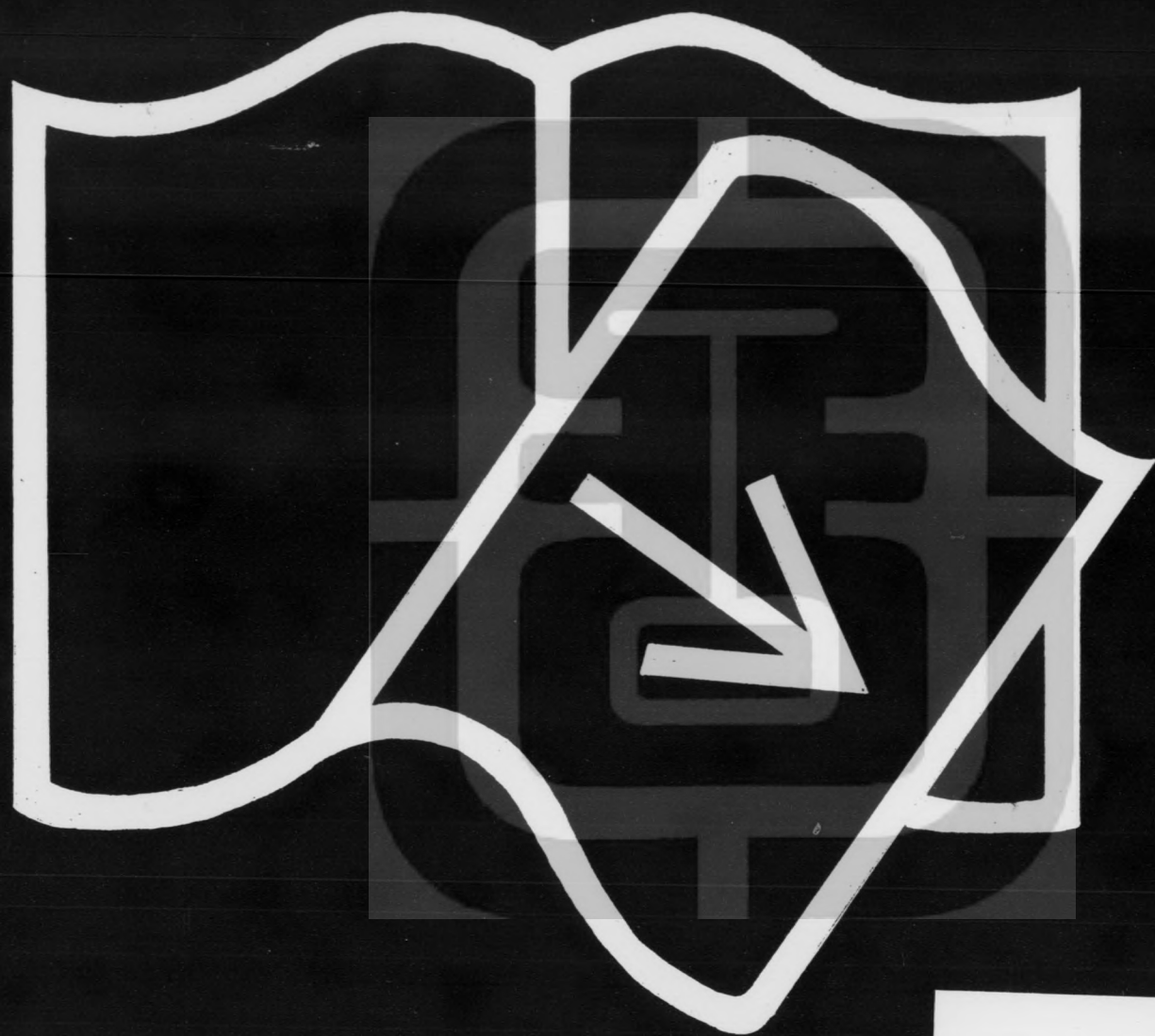
謂誰矣生以此益落魄不能自活而歲傭書於人
人以其傭書故數侵侮之生曰吾卑身以養老母
耳非有折衝萬里才安所事投筆耶即有橫羅吾
謹受之矣其後顧司馬哀其窮授之室以居其最
後來嘉定爲余典記生所記即一字一畫必持之
以敬慎類其爲人水部平生貪佛生因而稍解禪
理所至與人無競而其中介然有辨雖貧不妄取
非少年所擬也

宗伯氏曰秋水生遊余蓋三十年所矣迺究竟始
末則人嗜其鮮而余食其腊也豈以腊有常而鮮
不可久耶生非欲以色事人者故去彼取此

復沈氏立後議

某等議得姦生之子必不可以爲人後者何也蓋
隙窺之行父母所賤非類之祀鬼神不歆是故不
可以承宗祧也既不可以承宗祧又安得名之爲
子乎昔陳靈公有寵於夏姬而生夏徵舒徵舒之
貌極肖靈公而靈公未嘗撫之以爲子爲非其族
故也然且傳笑於博史今沈中丞固一世偉人持

身峻潔即食貧時決不爲靈公之所爲而乃乘其
身後傳致非族之人而顯排繼禰之子是又靈公
之所未嘗爲也其汙蠱大臣不已甚乎始中丞無
子其生前業以親兄之子方來爲之後垂二十年
矣名正言順似絕無可訾止緣方來少不經事與
族寡諧故族人因憎嗣子之無良遂不顧中丞之
有玷謂其常通家人姚位之妻而生沈角已屬曖
昧因推沈角爲親生圖篡中丞之後益見矯誣夫
沈角生三十七年矣三十七年以前故在奴隸之
列旣曰姦生非邈然難知者縱中丞不言何無一
人言之也而今所憑執者祇是閩中迎取沈角一
書不知是時癩症大發百事糊塗其反常亂德已
無所不至若搬回軍餉銀兩即迎取沈角之官也
知其心非其所有久矣可均謂之治命乎比中丞
引告東歸沈角逆之中路誤認真子畧具衣冠款
謁中丞即發怒叱逐幾至不免蓋已忘前語矣乃
族人謬謂沈角至閩而中丞之癩症始發那移月
日播之刻揭是可欺也孰不可欺也欲倡公舉者



原件短缺

P15-P16

固當如是乎逮後中丞少瘥侯恭人乘間與談沈角之事中丞當即悔悟親詣角家搜出匿金貳伯兩追毀前書旋寫數語付囑方來以明沈角並非我子此必有祖宗在天之靈臨之非人所能彊也而族人謾謂方來脅父作書按中丞平昔居家儼若神君雖在病中必非可脅之父方來素稱暗弱即志存除偏必不能成脅父之謀緣人多方攢蹙求其說而不得故又從而爲之辭也其先後事體較著章明大都如此茲訟起一年茫無結絕聞人

後各自照數分管於乎吾自二十九起家至六十二致仕數歷中外計三十三年致位尚書宮保雖叨冒逾涯而中經險阻食祿之日彊居其半故所積甚微即居第一所亦先資政之遺未嘗改作祇以平生檢約不妄取與又天性無他嗜好謹守俸賜僅成薄業縱之大贏然能使汝曹不費經營坐享溫飽比於寒酸之衣食於奔走者萬萬不侔矣絲毫皆 聖恩也迺 祖宗之餘慶可忘所自哉汝曹宜痛念創造艱難毋滋淫惰以墜前業即爲

克肖之子顧徐氏族寒生多愚蠢二百年以來第
發吾一人而汝曹亦差見聰穎固知天之所與有
不偶然者七尺之軀豈應妄自菲薄徒懷秦養不
思立身揚名以益恢堂構哉桑榆之耀尚冀來斯
汝曹其夙夜之

募建鐘樓疏

竊照本學地據大方邦稱文獻人才較之各縣大
畧相同科第比之往年不無少讓詢諸縉紳公之
正論參以堪輿家之緒言僉謂四門俱受潮來中

央宜有聚處若學前之河不闢則衆水無歸若巽
方之門不開則文明難顯見蒙陞任朱侯留心學
校倡議在前今任熊侯加意作興成功在即役其
所可役之力捐其所可捐之財所幸土山已移而
南河工將就其緒顧惟東上須建鐘樓庶覩左方
愈揚龍氣第工程浩大似難盡出於公家而水木
本源敢以共謀之多士如私藏可損願減日用贏
餘儻勝事已成必被黷門福蔭宮牆高廣豈直興
賢育才卿相勳庸益驗地靈人傑惟隨分以施願

力少亦有裨肯布金以助美完多而益喜謹疏
 鈔新報車馬必必於費因許新官錄高黃豈直與
 本報如心共藉之矣士收味難下能歸紙日民嘉
 會縣請序榮工路書夫以職蓋出於公家所本不
 南所工林林其滋爾耶東土於事難難無歸去衣
 而下對之必能其內可能之阻而幸土山已歸西
 妹卧歸我前今封煎對味意於與及以耳吸好其
 女之門不聞以文如職職其榮到封未封留必學
 歸有園稿卷之十四 終

陳忠寫

歸有園稿卷之十五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喜書 京藁

不奉徐存翁閣老二首

伏計春初馳候門牆過蒙款愛即摳侍片時而沃
 聆至教有終身用之不盡者更勞玉趾枉臨河側
 嗣介北征復荷驥惠相公所以寵况後生者宜無
 可加矣入京造次未遑寬便裁謝政坐缺然而頃
 間又奉至書遺昔人所謂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即

報者不敢言倦而無厭之施愈令人難於爲報耳
知感知媿不肖濫綴班行度無可陳力祇覺朝
廷清明羣工濟濟不異相公秉國時惟內外氣脉
尚不相通吏職未盡稱民業未盡安若江南尤甚
者豈坐斂急之故耶昨稍與當事者言之謂當有
待不知竟何如處也二哥來備道台復康勝大爲
喜慰時江南溽暑正盛萬惟加餐爲社稷保重臨
楮不勝瞻戀悚戴之至

其二

某計別台顏忽逾三稔中心懷仰無日忘之昨叨
非據荷蒙不遺曾辱雲緘宮組之賜圖修專遣以
謝明貺故因循至今若缺然不報抱茲歉罪知莫
可以言贖也比來恭值華辰榮開八表凡中朝縉
紳無論識與不識咸願稱萬年之觴則以崇勳茂
德沾漑於世者實大以遐故樂推不厭彌久難忘
也矧某最稱謏劣嘗親炙於門牆者耶始約九卿
爲壽繼有聖天子存問之役迺請王家宰倡之
而一時鄉人之仕內者倍加踴躍遂屬詞於小子

自揣材綿識淺勉强據毫竟不能少窺良工苦心
之百一也部事以當太寬之後稍竭鄙愚恪遵遺
矩而潤色之今略見頭緒矣顧念此官終非安其
身而後動姑俟會典告成便當讓路何日追陪杖
履逍遙於九峰三泖之間以終聆玄論則所大慰
藉於平生者也有人去敬布款款之誠因典謁以徹
左右伏惟台慈涵照悚戴不宣

與王鳳洲中丞五首

四月中旬遣家力南還曾馳上荒啓想水行遲滯
未能卽徹記室而數千里信使又儼然臨之矣逆
旅間得故人一字已逾珙壁矧珍惠種種皆家之
所未嘗有者何勝感戢恭審康履如昨時下炎蒸
引領祇園布金之地蔭茂樹而濯清泉視塵坌客
奚啻冰壺糞壤之相隔也政恐東山之席不能久
溫耳弟入京以來凡百差遣惟逐隊隨行世治無
可行之道良自愧之江南大水崑山似甚且有劫
奪之虞諸縉紳嗷嗷來朔業已白當道必有破格
之處然須勘灾疏急來方免有濟人還附復併以

爲謝餘悰縷積容俟別宣不具

其二

次公來備述公近况而副諭亦復云云彼狂少年耳何足挂齒第頃年朝政愈肅而吏治愈汙誠不知其所以然去年進京稍以此語達之政府渠云姑需之故今歲有必世後仁之題畢竟江河之勢自難挽回如何如何郎君時義素以奇稱聞今校官反以庸黜此何說哉天福慶門或當徐徐來耳似不必縈念豚兒受迺公扶掖幸出學門敬邑風氣涼薄只此已過分矣此外敢有他冀乎承訊已卯試錄孰優實不曾細閱大都前場較難而江西山東稍經吳人之筆便覺雅秀耳荆石公在家想康勝亦時時會面否相見爲道敬不敢致書者恐勞其作答也不具

其三

前爲曇陽事馳數字附瀛老家人寄上計已徹覽不意後來指摘者其辭愈悍幸當事者漫置之不理故弟得以支塞言官之口顧其心不但已也古

之求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如公所爲卽有意於飛
昇事業恐觀居形迹太露人人得而物色之不免
於懸鈴而掩耳矣何如歸掃小祇園一室靜坐頤
晚屏絕賓客以待僂緣之自至乎况曇陽之鬼氣
何所不之而必守其蛻骨冀其復來稍固矣恃愛
饒舌伏惟垂聽焉

其四

日馳問行李將發而手緘忽至閉關之客猶係念
故人眷存及之足仍不鄙曇陽之事前兩書已盡
不敢再瀆惟政府惓惓之意尚不欲置公於野迺
公之入道志已真篤似不可解矣顧願形迹少秘
賓客少接退修一室息陰止影無爲少年輕俊者
之所指名更於僂笈有得如何如何來敦承以興
禮正樂爲囑敢不敬領第自念謏薄濫竽以來日
以負乘爲慙越俎爲慮此座終不能久安惟尋常
職事業悉心區畫目前少見頭緒不致如前委廢
之甚可幸無辜耳迺精微制作不惟當事者尚謙
讓未遑而淺聞膚見之人故不足以當夷夔之任

其將俟後之君子乎頃丁給諫條陳正祀典五款以首款觸忌受譴因併後四款可行者俱寢之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宸斷未發而臣下先之此正犯自用自專之戒矣能無災及其身乎此或當事者有待之意也主上聰明仁孝任賢勤政朝宁之間無一闕事真可謂極治之世第恨人才壅滯野多遺賢方今博學宏才如公者大僚中屈指有幾而迺令早服黃冠陶情物外追箕頽之遺迹作唐虞之外臣此何說哉念之增愴弟素稱孤蹇原非世器實不虞冒昧至此杯捲本性強溷人羣緬仰玄風不勝翹注早晚弛擔便當從公授恬澹之指逍遙於無何有之鄉耳諄切諄切人去再布此餘惟涵照不宣

其五

三月中有蕪啓託令似大哥致上記室此時計已徹覽頃來時事數更如電如幻令人目駭心驚竟不知作何底極今若有天幸者朗然開泰百務斬新其爲社稷之慶何如也第不肖處嫌疑之際分

當引避惟相擇 壽宮一事未了故遲遲俟之秋
後便當決策矣大哥不歸意欲採取三元大是精
猛弟恐公係心嘗遺書曉以親在不遠遊之誼迺
竟爾遂巡今且遁入西山矣茹蔬裹衲甘習頭陀
苦行非人所堪或其中自有隱情則弟不能喻之
矣公須遣數字促之歸浮生駒隙父子相聚之日
幾何迺更當歡而悲卽私心壯之亦不願其爲此
也通家骨肉言涉絮聒不知高明以爲何似別啓
妻姪王誼來京自愬其父所以得罪於六房之故

止爲祖田數畝在其宅前死不肯讓往歲嘗以此
構訟是時先妻在室故抑其弟以求歡於叔父蓋
虞其後患之必至也迺彼昏罔覺遂生嗔恚與弟
絕不相往來者二十餘年而今竟自掇殺身亡家
之禍言之可恨亦可傷也昨痛念先妻於府官處
略爲解網已幸得免贓矣惟是所爭之田本爲孽
地在今日六房決不肯買在妻姪決不能種兩相
推調終是釁因煩公一剖決之務平其價直以各
厭其心令兩家自此相歡然也妻弟又有遺孤方

九歲而其母之年亦尚少聞族中一人在內數嗾之使訟彼婦人何知令他日兄弟閱牆則予遺之業蕩然矣亦煩公早爲芟治此據妻姪一面之言如此公在盛族分尊望重有言必信宜爲弟圖之冗次不盡外議宗藩事宜二冊漫往請教

與王荆石宗伯二首

往歲北上伏承款贐情禮周洽吳門解纜更奉雅教而別荏苒二年竟不及通一介之問此心惘然極知因懶成慢得罪於門下多矣前指摘雲陽兩

疏其意似默有所中而當事者了無芥蒂故僕得藉以支塞言官之口願其心猶曰部中私寢其議也今不知公意作何如處分僊人蛇骨是其所委而去之者原與靈氣不相干涉卽龕而埋之宜無不可當事者亦以爲言故敢附聞於左右部務當過寬之後不肖濫叨重負兼以才綿一時實不能振刷姑盡心力俟少見頭緒卽圖弛擔矣惟公過化之地幸有以督教之人便附候興居餘悰未旣統祈鑒原

其二

日因久闊政馳一介之間業已跨鞍而使者適至
遂不及解裝易書姑遣之先去大都雲陽之議已
略具前與鳳老密啓及今書語中似少爲唐突知
公不以苦口爲嫌也方今學士大夫負海內蒼生
之望如公者有幾人哉不惟當事者有意重用之
而豪傑之公論固已目屬而心許之久矣且公發
身鼎甲早服大僚受朝廷之名寵不爲不重報
効之事疑猶未竟今一旦欲弁棄冠冕忽致身之
令圖而希冀於僊遊冲舉渺茫無據之幻業恐非
天地生才國家儲才之本意也老子云道大王亦
大舍道固不可以從王舍王亦不可以從道二者
交相爲用得則俱得而失則俱失者也曇陽之教
念念不離君親似亦未嘗專務玄虛而使人故爲
離世駭俗之事如公向往志堅必無可解夫亦掩
觀埋龕退修一室令形迹少秘無爲流俗人之所
指名可乎不然日中而樹標無所避影矣此皆貴
衙門諸公所願忠於公者生恃鄉里素愛故敢喋

喋上讀記室併以爲復伏惟垂聽焉冗次不多具

復王敬美督學二首

春間使從留京慢去爲歎別後卽聞有督學之改
已需之數月時竊訝之未幾而關中之命下矣
蓋知當事者將擇地而用之也異時大復文章石
滌勲業芳軌具在於吾文豈多讓哉人至更塵手
緘伏審道履康勝兼聞長公篤修無生家業卽冲
舉之難晚年來亦可藉以却囂省費豈所謂有託
而逃焉者乎第恐時清道泰箕穎之客不得穩臥
耳內察之後或當借重一缺不肖願爲讓路矣京
師事體如昨無一可爲左右道者旋便附布區區
併謝來旣中懷未罄尚俟續宣

其二

昨兩浙學憲之起實公望所歸鄙人固未嘗贊一
詞也頃見疏休殊失當事者之意日與冢宰公面
言之欲彊吾文一出而聞孫考功以尊懇篤切故
不得已覆從吾文之請唐人詩云羣龍兮滿朝君
胡爲兮空谷誦之愀然廼鐘漏已迫夜行不止此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百
何人哉又重自恧矣冢宰公述疏中語云云此段
業緣又似未了東山可安臥乎時局大更世機巨
測今幸默爲調停驚波少靜鳳凰翱翔千仞之上
而俯視鬪蟻於糞壤中祇日增中林笑話而已夏
秋之間將圖抽身傾倒有期冗次不盡

復王和石督學

日承損札冗次裁報是時曇陽之議方寢故不敢
更置諸緩頰間而頃者更勞專遣適令兄先生與
鳳老書至亦以前事爲謝且有辯揭生意曇陽羽

化原無可疑何辯之有第因一時張皇太過形迹
太露以是不免於叢譁召釁耳幸當道略無芥蒂
故生得藉以暫支言者之口然攻之不勝此局終
屬未結乃二老意似猶居之不疑恐非善後之策
且曇陽當日委離四大其靈氣已飄然逍遙於九
天之上或磅礴於三山五嶽之間無可彷彿之矣
而二老顧斷斷然守此蛇骨何爲也哉語云息陰
止影今莫若蹙龕掩觀各還其家靜掃一室真心
會道以俟仙緣之自至亦無不可何必高樹標幟

爲少年輕俊之所指名哉公處骨肉朋友之際卽
假片語諷之自泮然冰釋矣何如何如人還布復
併効區區伏惟裁照不一
天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日承遺惠倉卒裁報計已徹覽淮陽爲國家咽喉
之地頃年疲敝已極今得吾丈料理百事改觀卽
饑饉荐臻而人心逾固良工苦心之明驗矣第紛
紜鞅掌精神不無勞耗以此懸念日冀台從北還
似亦當事者之本意而目下未有便缺可處耳亮

不久借也錦衣君明朗秀拔望如玉人他日督府
之具也因所居東西相隔不得以時少展慇懃之
歡爲歉長豚連年在家習懶廢學今呼之來京以
平生未曾出門年雖長而更事少經過貴鎮已囑
之上謁凡百幸推通家子弟之愛督教之迺經途
事體尤望叮嚀令小心畏慎也來船或欲重易願
賜一堅固者仍斥使者護之至灣尤感雲陽二疏
承當事者無計較意得以寢履顧善後之圖未保
也能移書二王丈一肯息陰止影否小价南還勒

狀馳候餘不能既伏惟矜照
大臣進退社稷之靈實臨之往大疏至當事者以
疏詞懇切業欲題覆而偶值南來一士夫傳公神
采如昨遂爾中止此有天假非人力也卽鄙人百
喙何能爲門下輕重耶媿負媿負書來備悉尊履
康勝爲慰台衡虛左行且召公弟抱蹇踪翹蹇有
日何當瞻覲一慰宗依使者告旋敬申謝悃

其三

前歲還家見閭閻蕭索民已不堪命矣入京與執
政陳之始知吳人之窮嗣告水災頗欲加意軫恤
而地方官議論紛紛遂成畫餅若今歲復災則吳
人且不知所終矣蓋自考成之法旣立而歲賦必
欲取盈似矣第各處之荒畝日增而公家之稅額
未減以故蠲者不蠲而緩者不緩務以補足取盈
之數而又不足則行變賣之令以益之有司之橫
政蓋不得已也今民但知怨咨其上而莫省其受
病之原不肖雖知之而人微言輕無處披露承公

一石民間止知納折色五錢而已不知孰爲金花孰爲布折孰爲馬草等項也假令一户五錢之內已完三錢未完二錢糧書指之曰此戶未完二錢正是金花銀所不蠲者也而所蠲者迺已完之三錢有司曷從而辨之大都吳中糧重而加以連年荒歉每縣各有荒畝而糧額未嘗不取盈焉有司止顧任內思保前程其勢不得不東那西補而已蠲復征窮簷之下又無處申懇向來朝廷之膏澤不下於民弊多坐此今日奉詔之後在公祖必

能加意區別以終實惠而生之所以惓惓以爲言者蓋慮之深而不覺其說之煩瑣也又敝縣與太湖倉上海俱稱邊海而彼皆當其一面惟嘉定東南北鄉獨當其三面而西鄉雖不邊海其沙瘠尤甚故槩縣無一可耕之田而每歲風潮之灾尤酷於他處公祖試訪士夫之家有田滿十頃者否其窮陋可知矣往時人勤紡績晝夜不休僅能以其力之所贏補其地之所誦尚足以支今北方出布而南方之布賤於泥沙矣况當積歉之餘逃亡過半

滿目蒿萊責逋無出子遺之民惟相與枕藉於溝壑而已自良有司無處措手言之痛心頃高尹以書來欲生在當事者處求一援手其暱民之意良懇生以爲賦額已定必無寬減之理惟於不能寬減之中少裁狹闊如鄉人所陳姑於三斗則內量爲改折數升而以額米均攤於產米之邑庶幾兩便然須伏公祖一力擔當廟堂無不允從者蓋先是業與閣下暨大司農面請之矣伏惟垂察

與顧觀海大參三首

京邸數承書問四月中家力還亦曾馳上數行以水行遲滯至六月初知尚未徹覽吳中人心搖動久矣昨歸目不忍見入朝時聞與當道陳之不意逆氣之應倏成大災蒙來教卽效匍匐奈撫院疏詞若甚懇切而政府密啓中頗謂不然蓋不過爲目下弛擔計耳故司徒意亦泄泄直待勘疏到日與政府委曲言之必自有處也尊體平復之後當愈加調攝歲事宜委之天行孟浩然詩云無祿但憂農非不想念然無可奈何只得探橐中裝賠糧

耳長君秋後散館必留無疑此事亦足煖腹譬之
不作官者也要賠糧兄官其身又官其子卽賠糧
較之衆人苦當末減榮啓期所謂善自寬者不在
是乎何如秋暑熱甚不敢作莊東草復不備

同其其二四而如此亦不無不無不無不無

去冬家力來京云過崑山時見金九娘子東歸已
聞宅上有病產者及問崑山人俱不知也當是訛
傳耳比省報果然談虎色變豈能無槩於中吾家
子舍至今久虛蓋費錢易而擇婦難與吾文所憂

又不同也頃議吳中舊人惟袁裕春暨吾文兩人
耳而吾文年力才幹尤爲公望所歸故特先起用
而山東鄰壤更是善地所以爲吾文謀者亦盡心
矣吾文宜亟出以副當事之意思想後命亦不久也
促之促之吳中蠲免事毛文源道長業言之惟大
司農專於爲國守財輒行勘以緩之撫按肯一擔
當吾民或有更生之望若一味轉展支吾恐地方
將來竟不知所終也可危可危江陵身後多故此
皆生前任用匪人所致蓋此公鼻孔長眼力短惟

鼻孔長故孤遠人之氣味似無不知之惟眼力短
故宵人常在眉睫之間而盲不自覺功名不終亦
可哀也吾文以吾言爲然否一笑冗次聊布此不
盡

其三

昨弓旌之召實寅老初政區區何力之能嗣不聞
南來音驛意頗訝之已得馬具泉公書始知榮涖
之期今奉損帖果然不勝愉快顧茲特暫借耳三
年不飛一飛冲天古語誠有之迺吾文之伏翼豈

直三年自今搏扶搖而直上也又烏可量耶真足
爲世道慶矧彼中撫臺公迺吾鄉人物與吾文聲
氣正相類也而更與具泉公朝夕以是益爲之增
喜弟老且憊矣菟裘在念矧久玷瀛洲之缺而今
又當避葶葭之嫌姑無論他轉卽此地亦似難久
居何云委曲贊襄能大慰天下之心也早晚將圖
拂衣迺大臣抽身殊不易也進退惟谷爲之奈何
吾文爲我策之太史君宜趣之早來蹉跎臥家無
益人還布復併謝冗甚不復一一亮察

與顧學海翰檢

往京邸過從極承繾綣別後頓生離索之感益知世之可與言者少也時見南來人述足下遠迹郊寺與人事踈絕此雖哲人細行然聞之不覺增喜比省報果然吳人卽口肥其不能枉是非之實類如此尊公久臥中林更有足下繩武可謂全福顧年來患歲憂農頃又遭骨肉之感其何以爲情昨東山再起亦欲少燠其灰心不知肯彊出以慰公望否前當事者偏於用才故儉邪雜進身歿之後怨毒叢生由遠佞之說不講也今風波稍定矣政本之地猛圖求舊弓旌首及尊公不爲無意旦夕彈冠便當負重此機似不可失彩侍之暇幸憇患之何如吳中荒甚大司農非不知之顧稅額素重下固難輸上亦難蠲耳計無所出故毛道長之疏不免展轉支吾耳恐於民終無涓滴之助也鄙人安所售其策哉惶愧惶愧人還值冗極聊布數語以復餘悰縷結不盡

與袁定山憲副

吳中水厄京師傳聞久矣昨始見撫公之疏止是連上江諸郡漫報災數而已於時卽詣政府備言吳民之苦政府云此國本所繫尚俟勘來區處第後來事體尚不知何如也書來備仞起居佳勝甚慰遠懷別楮領悉此已過去人矣姑置之何如頃來催科政急地方官得以假手肆虐及被人言又得以藉口弭謗故貪官酷吏凡在吳中者卽令事露亦無重譴蓋由縉紳之口有以先洩之也自今居鄉祇宜緘口以俟其自敗而已如吾民何哉徐氏之事曾囑侯郡丞今尚未見下落想以人輕而忽之矣有便當再聒之也人還復此不備

與蔣魯山少參二首

昨附覺軒公數字不意其隔歲方達此誠木簡中書信幸遲中無失耳頃奉遣札知尊履康勝爲慰士大夫生逢明盛之世能急流勇退陶然於山林間養親教子更無一毫身外之慕此豈可求之尋常人哉惟年饑斂急差爲繫念大都缺陷世界自不能求全也無可奈何亦安之而已區區日叨非

據實當事者破格之處蓋爲部務委廢一屬振刷之耳然鄙意政以此輒懷艱晚蓋詞林故窟側目者多詩不云乎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苟志得道行何處非安身立命地也姑稍俟整頓略有次第便擬拂衣去矣素恃知愛故敢及之

其二

經歲不通一訊極知缺然昨秋令似高捷問人始知之蓋在岳陽時第讀其文不識其面故今并其名而忘之也頃來京相見則修髯玉立宛如見兄

丈矣且得尊教知有令先慈之變道遠稽唁萍泊東西不謂寒暄乖隔一至於此知臯知臯春榜惟吾蘇稍弱令似滿圖連捷茲又令抱璞而歸遇合有時姑俟之而已吳下積荒卽大司農計無所出幸新撫按皆有神采亮能調停一二朝事紛然風波未定不才分當請老偶有俗緣相絆秋風時或可共食鱸羹也旋便值冗極據案草復綾面試錄二冊漫往不盡

與管東溟僉憲

日居里中企仰高賢甚於饑渴苦無晤便迺素心殊惓惓也昨屢讀大疏皆有道之危言不勝歎服但今時與古稍異天下有事則用英銳天下無事則重老成昔賈長沙爲文帝策治安累千萬言無一不當漢事然竟憚分更不若蓋公黃老之指易辨也三代以下之勢常如此則亦何恠乎有言不信頃提鹽之處直大鳥伏翼耳厚養而重用之當事者豈無意乎願公平心易氣不忘素位而行之道視世升沈皆應迹也若鄙夷其官而去之則凡前之所爭人皆目爲客氣矣與公交淺不宜深言思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遇豪傑不言更復何待惜不能盡所欲言耳亮之

復馬具泉大參

別去二年念滇南去京師甚遠無由覓便通候良爲歉然頃奉損緘知不以荒徼爲病世間宦迹人必爲大好者或不盡好而不好者亦有好存焉俱未可知也惟仁人君子無癡心妄想介其中則所適無往非樂國矣其公之謂哉讀順大堡記建樹

尤卓今時雖號清明大都用人者於才字不甚理會故常貴便給而賤質木及當實際始真假立見已悔之晚矣蘊藉如公豈可久棄之於遐逝哉行有後命矣區區叨處非據人皆以為榮而生視之如日負芒刺也惟不敢自懈於職事得一閒即圖弛擔矣此言第可與知己道之耳人還布復併謝雅情不備

復王新泉奉常

往在潯陽望兄眉宇異常知必為大官然不謂大

至一奉常卿而止弟素蒙期待而中經顛蹶仕味如箋者屢矣然亦不謂淹延至今而未止浮生幻影俱造化弄人之具人在幻中而不自知其為幻也弟待罪春曹以來稍檢刷科條似於幻業中聊證善念廼形神之疲敝亦已甚矣頃辱手書顧猶然有欣羨之意豈故人之愛我無窮而不欲以鐘漏之說進哉若弟則自知之審矣目下偶縈俗緣未能即退姑待秋風便當索我於東海之上矣今壻齋書託我渡兄相投至今未覩其面然聞兄起

居康健尚不減少年時弟胤嗣未有動靜而書詞略不相及亦將以幻視之耶天佑善人既與之以過人精力意必有在尚當勉彊圖之何如場後百冗交集偶乘須臾之間布此以復不盡

復焦臨溪同年

別去垂三十年往在荊州有相見之會而更以事間遂冥闊至今何勝悵惘弟以宦迹退遂蹶而復起者再矣不意晚年叨冒至此誠媿之也况自歸田後再不聞動靜惟曾於季竹隅處知世間尚有

焦先生耳而來書所謂聰明盡失則無人言之也况得子甚遲今享耄年見子之子盡皆成立足娛桑榆矣卽造化奪其耳目而方寸靈明炯然如昨以察理聆音都無障礙支離全生亦何病焉若不肖蹤跡無可爲道大兒今年三十歲業以蔭入監矣次兒少之十二年久在宦邸不曾與考其資性俱不椎魯可望進取者然自知福過不敢求多於造化也孫男止一人尚在襁褓此事吾皆置之度外或豐或嗇聽天所命耳惟鐘鳴漏盡止欠一歸

朝夕以此縈念而近日大臣抽身甚難日復一日不知何時是究竟處也李生還姑復此以代面談冗次不及縷縷伏惟涵照

與白仰庵少卿

往歲自楚東歸獲承款教所以繾綣故人者良厚比北上欲圖再晤而使從已入場羨黯然之感悠悠我思日月易得屈指又三年事矣昨令甥來端拜手劄鋪敘綢繆恍見顏色至慨然有慕於鹿門之遊浮丘之遇令柴柵之夫讀之不覺媿汗耳

冬家有冢婦之感已決意求南爲稅駕地不意又復淹纏舊署退遂兩難終未能舍然釋之也歷世頗艱歸途更遠嘗衡較人生得失之數豈待邯鄲夢覺而後知所適之非適耶吾丈之身方在事外其有以亮我矣令甥前不告而去今因唐正郎之便附布區區併候獻歲起居萬福冗次不盡

復袁太冲二首

曩在武昌曾附俞生致書併呈楚志一部竟不知浮沉如何也別去數年竟無從覓吾丈真耗或傳

浪迹江湖或傳留意黃白要之所聞異詞而遊乎
方之外以自全其天年則雅興所必至也頃承損
札意趣果然何勝羨歎弟老且憊矣百况俱在泥
滓中無足爲故人道本非世器而叨冒逾涯誠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明春吾家婚嫁可畢矣當決進
止儻得追隨杖屨逍遙於三山五岳之間以終此
生亦是到頭福緣也路貢士歸促肅此上候外具
非敢敵來貺鑒納不備

其二

昨附路貢士裁報後音驛殊踈六哥來京更承手
諭始知宅老伯母之憂惟壽母令終在人子之心
似無所憾獨於灾沴之歲適值閔凶度經紀爲難
耳道遠未能一効匍匐何貴故人也六哥才高意
廣自是兄家英物茲將入宛取道襄鄧一謁太和
弟已爲書令齋投所識少助遊資仍念兄老矣後
嗣未見得力似此佳兒當促之早歸得束心鉛槧
藉青紫以蔭桑榆亦浮世中護法一道也如何如
何弟又在樊籠卽飲啄稍便而四隅撥翮能無澤

雉之美顧太華之巔此身一上則難下此韓退之
 所以發慟也弟之所處何以異茲旦晚自當決筴
 耳時下百冗交集未竟所言何日復追西園故事
 一圖傾倒臨楮不勝勞結

復郭兩峰憲副二首

奉別二十三年矣遽廬之世能幾何哉而契闊至
 此良增於邑去春揚金鄉入計始得一詢動復知
 康勝如昨而涵養更深能除一切外膠之累東山
 穩臥古人所謂善自寬者良以是矣奈當此熙朝

令高賢久播於野此何說哉頃承損札不遠千里
 而來故人之情無可加矣迺三復書詞委婉綢繆
 屋梁落月之感未足以喻之也且冒豐遺殊非山
 澤之客所宜施却之不當領之為媿僕年來蹤跡
 百無足道自荊州遭罹不測之難遜荒六年已分
 填溝壑矣不意隆慶改元起用已用而為小人所
 構復擯去二年而值今上龍興叨膺求舊之典
 逡巡藩臬以至於此初非素願所及也顧茲典禮
 之司故詞臣窟宅而一旦越俎而處之心已不安

廼賤性踈拙自來不肯翫法徇人今時雖號清明
終覺齟齬少選欲將衙門事體稍加整刷汔於小
康少酬當事者推轂之意便當拂衣東去矣執事
何以誨植之冗次不及覩縷諸惟涵照不宣

其二

曩承遣問倉卒報謝媿不能爲情茲復拜無厭之
施益增不肖之臯過矣顧地遙意重難於例却登
嘉銜感非尋常比也及三復來教似猶恡情於故
壁大都功名有數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孟子所謂

皆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此 聖明之世進可以行
道退亦可以保身固自綽綽有餘矣古人不肯以
三竿之日輕博朝雞而仲長樂志所願不過竹木
園池之細事遂欲絕意於帝王之門此何故哉功
名之於性命其孰得而孰失其中衡較之不少爽
矣廼公於雞肋之微猶斷斷然置之齒頰間雖烈
士徇名之心而爲時旣久便當脫然耳如何如何
人還略布區區伏惟涵亮不宣

人雖名中國固亦非漢晉不置
士命以... 外當... 然...
夫... 之... 之...

歸有園稿卷之十六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京藁

具 與吳小江司寇二首

伏計春中入京猥以陳人叨綴班行見眼前故舊
殊寥寥也翹褰旌旆甚於望歲嗣傳公以太夫人
春秋高次且憚行然知太夫人素彊飯意不願公
早退又懸跂久之則終養大疏至矣人子愛日之
情誠不容已迺昔人所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